

歷史與空間

張震，從「牛鬼」到「蛇神」

張桂輝

書若蜉蝣

葉輝

類史實小說

古往今來，芸芸眾生，取名張震者，不計其數。本文「主人翁」，指的是32年前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譽為「蛇王」的那個張震。

張震，1930年1月生於福建浦城一個農民家庭。張震，個頭不高，膽識不小。但凡常人，見到蛇，尤其是毒蛇，唯恐避之不及，而張震卻相反。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由他白手起家、無中生有創辦起來的「黃坑蛇園」，不但是彼時我國最大的擬態蛇園，而且如同一枝出牆紅杏，贏得上上下下的好評，引起方方面面的關注。

黃坑蛇園，坐落在武夷山南麓今建陽區黃坑鎮塘頭村的小溪之畔，佔地面積3千多平方米。40年前，我從江西九江回黃坑鄉下探親時，第一次光顧蛇園。穿過圓形小門，漫步幽靜園內，放眼望去，翠竹青青、草木依依、綠意濃濃、景色美美。幾個引人注目的長方形蛇池，池中水滿環繞，池內岩穴密佈，中間建有假山，樹竹競相生長。大小不一、名稱不同的蛇們，或纏繞樹梢，或懸吊枝丫，或養精蓄銳，或追逐爭鬥，有的還俏皮地朝駐足觀賞牠們的遊人，伸頭吐舌，虛張聲勢，令人既一飽眼福，又望而生畏。走進竹木結構、古香古色的接待廳，但見張震面前，窗明又幾淨、水沸茶飄香。

前不久，回黃坑探風的我，再次走進蛇園，撫今追昔，感慨良多，情不自禁地引發對張震先生的懷想。張震早年學過醫、愛好文學。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福建省南平地區文化局任職的張震，一次在辦公室與同事談及當時少數領導的工作作風時說：「我們的工作，應該腳踏實地，不能跟演戲一樣。」這本是一句大實話。孰料，卻「禍從口出」——被一個同事揭發告密後，因此受到批判與打擊不說，還被打成「牛鬼蛇神」。他的工作與自由，他的幸福與夢想，從此支離破碎，成為泡影。1970年，被下放到福建省建陽縣黃坑公社勞動改造。

黃坑，緊鄰「蛇的王國」——武夷山大竹嵐自然保護區。據資料記載，這一帶僅有五步蛇就有幾十萬條之多。當年時有村民，被蛇咬傷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或殘疾，或斃命。張震先生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從此，已過不惑之年的張震，與蛇結緣，以蛇為友；其志滿滿，其樂融融。如此這般，不說是「因禍得福」，也是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新起點。以這個

「點」為支撐，張震先生把對蛇類的研究，做到了那個時代的極致。他一邊自覺接受勞動改造，一邊刻苦鑽研醫治蛇傷之術，學有所成之後，他不計報酬、不遺餘力，把所學醫術用到救治蛇傷患者身上，不管何方人士，不問家庭背景，只要有求，他都必應，且精心呵護，用心治療。在養蛇、種藥、採集標本、潛心研究的過程中，張震探索出一套有效蛇傷防治辦法，搶救了許多瀕臨死亡的蛇傷病人。與此同時，他配製蛇藥，生產蛇乾、蛇膽，並探索釀造了「大竹嵐蛇酒」。除此之外，他還設法從活蛇口中誘取蛇毒，用於治療血栓，抑制腫瘤轉移。就這樣，口口相傳，張震成為遠近聞名的蛇醫。

1975年4月，不滿足於成為「蛇醫」的張震，在大竹嵐蛇傷防治院建起了世界首創的蛇園，蛇園模仿蛇類生活環境，被稱為「擬態蛇園」，其中放養着五步蛇3,000餘條，還有劇毒的眼鏡蛇等。1980年，張震進行了世界首例蛇卵人工繁殖五步蛇的科學試驗，並且獲得成功，達到蛇類研究的高峰。1983年4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張震的事跡，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分別作出批示。於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山區蛇醫，很快引起社會各界的矚目。1985年，原國務院副總理、中科院院長方毅，在參觀了張震創辦的人工擬態蛇園後，欣然揮毫題詞，以「蛇王」而譽之。從此，「蛇王」美譽不脛而走。

有志者，事竟成。張震蛇園和蛇業的開發，得到各級領導的關懷與鼓勵。多位國家領導人先後到蛇園考察，對張震的事業給予肯定和讚賞。空軍司令員張廷發，用「以蛇養醫 造福人民」，加以熱情褒獎。東南亞一帶許多學子，跨越萬水千山，前來拜張震為師。海外新聞媒體也不時慕名而來，進行採訪、交流。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當年來到黃坑蛇園後，大筆一揮，寫就「奇甲天下」四個字。香港《文匯報》曾經刊出關於張震的專版報道，該文後被收入《中華風采》第一輯。

1984年6月15日，時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特意來到黃坑蛇園，在與張震親切交談後，鄭重其事地揮毫題詞：「造福人民」；1987年春夏之際，時任中央外宣辦主任的朱穆之來福建調研外宣工作，特意到黃坑蛇園考察，張震談得有聲有色，穆之聽得有滋有味。張震關於養蛇與蛇傷醫

治、蛇毒利用和蛇業開發等觀點和想法，引起朱穆之的關注。臨別時，他略加思索，題寫了一幅「劇毒化良藥 牛鬼變蛇神」的條幅，贈送給張震。短短十個字，寓意很豐富，張震深受感動。事後，他多次對人說起，穆之同志的題辭，是對我一生的精闢概括和高度評價。

我既敬佩張震以苦為樂，孜孜以求的拚搏精神，也敬佩他心胸開闊、不計前嫌的思想境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建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任上時，一次陪同福建日報記者陳創業、謝宗貴等前往蛇園採訪張震，在了解了他「文革」期間的不幸遭遇後，有記者問：「張老師，遭受這麼多人為的挫折、不公的『待遇』，您一點不怨恨嗎？」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張震先生略加思考後，心平氣和地說：「母親打孩子，難免會打錯。但是，哪有孩子責怪母親、記恨母親的？」這樣回答，不算精彩，卻很高明。大家不約而同為他鼓起掌來。

事實表明，黃坑蛇園的建立，對蛇傷有效防治、對保持生態平穩、促進自然界的良性迴圈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據2010年出版的《黃坑鎮志》記載，從1983年開始，先後有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副總理習仲勳、田紀雲、萬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葉飛，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錢偉長等，各級領導幹部蒞臨蛇園，與張震先生親切交談，或合影留念，或題詞勉勵……

「人生自古誰無死」。19年前，張震先生因病逝世。雖然，張震已漸行漸遠了，但他從創辦蛇園，到與蛇結緣；從開展蛇傷防治，到蛇毒研究利用等，所作出的貢獻，不會因為時光的流逝而消失。



1980年，國家主席李先念在福建省委書記項南陪同下，在黃坑蛇園視察。 作者提供

何謂「類史實小說」或「類歷史小說」？一般而言，那大概就是「另類歷史小說」(alternate history)，亦有論者稱之為「架空歷史小說」，查此類小說所指的，乃描述「並非真實發生的虛構歷史」，然而，當中則可描述虛構人物存在於真實歷史的「半架空狀態」，當然亦可描述完全虛構的歷史人物，涉及若干史實，只是作者從中或已虛構出「架空」的小說情節。

其實所謂「架空」，讀者大可理解為「並非真實發生的虛構背景」，所涉及的時序則包括過去及未來；而「架空歷史小說」與一般虛構小說的最大不同之處，則在於此一故事的創作背景，通常為作者突顯某些前提，諸如創作動機等等，特別是作者所虛構的或被改編的歷史，經由作者隨意設定；而小說所敘記的，正是在此時刻所發生的、不以超越人類常識為基準的故事，此所以小說情節往往虛中有實而又實中有虛。

此類與歷史有若干相涉之處的創作小說，亦可稱為「新歷史主義小說」，此類小說創作的最大特點，乃不再將小說視作演繹歷史的工具，倒是作者透過創作的不同角度，對史實或向來鮮有人提及的往事，作出不同的設想，從此表現出解構史實的想法，乃至以現代哲學思想認識史實的新觀念——此種重新審視歷史的創作手法，於是就被稱為「新歷史主義小說」了。

話說在「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發展初期，不少作者往往在

小說創作中，營造出一種「現在與過去」的對話狀態，從而讓作品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虛構成分，且形成一種充滿神秘色彩「宿命感」；為了表現作者所構思的哲學觀念，往往在作品中強調由慾望所引發的偶然事件，且對人物的命運帶有極大影響，以此表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荒誕悖理，以及並無任何規律可言。

然則，何謂歷史小說？或者可舉列一些中外作家的觀點，比如日本作家菊池寬將之定義為小說「將歷史上有名的事件或人物作為題材」，而郁達夫所作出的描述顯然更為詳盡：「現在所說的歷史小說，是指由我們一般所承認的歷史中取出題材來，以歷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為骨幹，再配以歷史背景的一類小說而言。」由此可見，歷史或史實畢竟只是創作小說的容器，作者只要不違背時代背景（或精神），內容情節的呈現真可謂千變萬化了。

黃葵在「類史實」小說《大營救1942》的「後記」有此一問：「類史實」可以成為小說創作嗎？

他於是有所解釋：「所謂『類史實』的概念，其實就是在創作小說時，盡量保留歷史的原貌，展現歷史上的真實民生和當時的價值觀，同時兼顧小說的情節推進。我在今次的創作過程中，平衡虛和實之間的比重，盡量以不影響歷史準確性為原則，讓男主角穿插於幾項真實事件之間，希望讀者在享受情節之餘，亦可一睹歷史真貌。」

詩詞偶拾

南山挑夫（外一首）

南山挑夫
肩挑竹擔
一擔挑雲煙
一擔挑湖山
天目湖以東
是一片多情的竹海
綿延的情海
滿載東坡的叮嚀
「寧可食無肉
不可居無竹」
南山寺的鐘聲
神聖而祥和
「唵！唵！唵！」
「唵！唵！唵！」
每一項竹海
每一個生命
都在聆聽
蘇浙皖交界
這片寧靜的天籟

天目湖
靜湖不靜
佻族的勁舞
觸發陣陣喝彩
遠山聽歌
引無數佳人競折腰
小竹屋品南山壽泉
壽星圍輕歌曼舞
盡情暢飲瓊漿玉液
古棧道樹影斑斕
黎民廳燈火闌珊
蝴蝶谷笛簫悠揚
南山索道從小鳥天堂
通達翠竹絲絲的望湖嶺
水色天光
溪流潺潺
天目湖在高山竹海的懷抱中
安寐入睡

浮城誌

多事

炎夏踏至，下午未算暑氣蒸騰，也頗為悶熱。一名小男孩放學獨自回家，走入所住的大廈，額上已滿了點點汗珠。他在大堂等候升降機之際，遇上了居於同一樓層但非常陌生的胖婦人。
「你常不常見到外祖父？」甯踏進升降機，胖婦人隨即兩眼發光，急不及待開口問小男孩。
「嗯……」性格敦厚的小男孩，忽然被她一問，顯得不知所措。
「表姐又如何？時時來玩嗎？」胖婦人抓緊時間打聽，不斷拋出多條問題，沒理會小男孩一臉為難。
升降機終於停下，開門後，小男孩與胖婦人分別進入不同的走廊，小男孩立即鬆了一口氣。剛進屋內，家人已察覺小男孩神色有異，於是他把才發生的事情和盤托出。未待小男孩形容婦人的外貌，家人早已猜出是誰，皆因此人一直愛多管閒事，令人生厭。
「雖然，我們無事不可對人言，可是，我們與她並不相熟，沒理由把家事隨便說給陌生人知道。最重要的是，她並非出於關心，只是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明白

嗎？」小男孩頷首，家人續說：「下次，遇到相同情況，別怕，只要有禮貌地回答她：『家人說，有事便直接問他們大人，不用問小朋友了。』即可。」小男孩示意明白，便去更換衣服，然後，打開書包，拿出書簿準備做功課。
其實家人暗地有點怒氣，因為事件牽涉到小朋友。家人曾多次遇上那名胖婦人，彼此並不算認識，連寒暄兩句亦欠奉。倘若她真的愛打聽，應在見面時向大人細問，不過，她偏偏喜歡鬼鬼祟祟地追問小朋友。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世上好管閒事之徒何其多。小男孩的家人沒興趣去理會她的背景，何解養成此種性格，何以生活會如此寂寞乏味，需四處多管閒事，但是，她也不該利用小朋友不懂防人的童真。家人嘆息，祈求天下閒哥喜愛打聽之徒，諒幫自己劃一條界線，別為了滿足一己好奇心，胡亂打擾小朋友，不理其感受。
此時，小男孩在功課上遇到疑難，於是家人循循教導，並深感小朋友絕非為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工具，他們是我們的未來。

古典瞬間

助人不邀功

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思想家、文藝理論家。解放初期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了復旦大學的通知——聘請他到復旦大學兼課，因此，王元化就成了復旦大學的兼職教授。復旦大學是怎麼想到要聘請王元化做兼職教授的呢？王元化一直不知道。直到多年以後，他讀到了唐庚先生的《狂狷人生》，才恍然大悟：「最近讀到前幾年唐庚先生為紀念紹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建國初復旦中文系聘我去兼課是出於紹虞先生的舉薦。那時我們並無來往，後來紹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據王元化在《記郭紹虞》一文中記載，二人從六十年代初就開始了交往：「我向紹虞先生請教問學，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此可見，二人的交往時間很長，可是，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郭紹虞先生對於自己曾經向復旦大學推薦過王元化一事卻隻字未提。

來鴻

竹為「草王」。它虛心，有節，堅挺。竹是我崇拜的植物。
竹，幼時為筍，一夜不見，長過人的頭頂。而且，幼竹周長與成竹周長，幾乎相等。嫩筍衝出地面多粗，長成大竹，直向上竄，粗細卻在幼年時已經基本定型。說明竹子成熟得很快。
我曾寫過打油詩：「筍比我高，我比筍老。寸有所多，尺有所少。十步芳草，遍地尋覓。無知自傲，蒼天不饒！」我常與竹的幼年比較，時刻告誡自己：與竹比成長，長得太慢。
筍還是美食，愛吃筍的朋友到處都有。1987年我聯繫一個電影拍攝，交了很多可以聊家常的前輩朋友。我問拍電影《野豬林》的導演陳懷皚先生，您最愛吃什麼？他毫不考慮就答：筍。
當時已是冬天，又在北京，過年時我在北太平莊的副食品店買了兩罐玉蘭片（嫩筍）送我，他高興極了，說：「你送我這兩大罐玉蘭片，比買三隻火腿送我還喜歡！」
還有一種叫扁尖，是小筍醃製的，可放很長時間。夏天煲冬瓜湯，浸泡幾根扁尖，再放點香菇，火腿，鮮得眉毛掉脫。
成長中的竹，綠蔭如雲。小時候我在農村，暑天常見村婦三五成群，在竹園裡邊做針線邊聊天。「青的茄子，白的葫蘆」，葷的素的，少兒不宜的，都說。說

助人不邀功

類似的事，在史學家陳寅恪身上也發生過，而且至少發生過兩次：著名歷史學家勞干早年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傅斯年是他的上司。1949年，勞干去了台灣，仍在史語所任職，傅斯年因病去世後，他參加了傅斯年遺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他在傅斯年留下的一本書中看到了一張便條，是陳寅恪先生寫給傅斯年的，便條的內容，是陳寅恪向傅斯年推薦勞干，勞干看了這張便條後，感動萬分，因為此前，他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與陳寅恪交往多年，陳寅恪也從來沒向他提起過，如果不是這次偶然的發現，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陳寅恪曾經默默地幫助過自己，他因此對陳寅恪更加充滿了敬意。歷史學家王永興教授是陳寅恪的弟子，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王永興曾在清華大學任講師。1990年，清華大學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出版了一套「紀念文

集」，有一天，王永興查閱清華校史檔案，無意中發現了一封信，寫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陳寅恪給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信，信的內容，是希望梅校長為王永興解決住房問題：「思維再三，非將房屋問題解決不可」，否則「弟於心亦深覺不安」……王永興拜讀罷這封信後，「大夢初醒，悲感萬分」，因為這件事陳寅恪從來沒有向王永興說過。後來，王永興寫了《種花留與後來人》一文，表達了對陳寅恪先生的感激之情。
一般的人，在給了別人幫助後，就會邀功買賞、炫耀自己的功勞，但郭紹虞和陳寅恪兩位先生卻對幫助過別人的事隻字不提；幫助別人，但施恩不圖報，這就是大師做人的境界。這種境界，使他們的人格修為達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也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詮釋了「大師」兩個字的真正含義。

崇拜「草王」

高興了，就放肆地大笑一陣。也有人去竹園外烈日底下採幾條自家種的黃瓜，拔幾根鄰家種的胡蘿蔔，各人在衣服邊、褲腿上擦上幾擦，兩頭一咬就嚼起來。只覺得她們比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還香甜。
後來我到宜興竹海，滿目青翠，清香撲鼻，好像進了瑤林仙境，高興得飛騰。
之後，周遊中華大地。到浙江安吉，看了竹的博物館。知道竹的種類繁多，有紫竹、楠竹、燕竹、毛竹、鳳尾竹……我都記在本子上，拍了許多照片。
到成都望江亭公園，看到了各色各樣、一叢一叢圓形的翠竹群，組成新奇的景觀。竹叢間，是各種年齡的品茗茶客，正在談天說地。知道竹與文人、文學之間的深厚情誼，女校書薛濤的漢白玉塑像，就端坐在竹影裡。
走過多少文人故居，小院中幾乎都有幾杆修篁。竹影斑駁，陪伴世代無數文人墨客長吟短歎，寫詩填詞，有人喊出了「寧願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戀竹癡語。
蘇東坡、鄭燮是傑出代表，他們種竹、食竹、詠竹、畫竹，與竹結下生死之交，留下無數愛竹戀竹的佳話。與竹相繫，詩意盎然，竹是文人生命的一部分。文學作品中，每一詩竹上都留著癡情女的斑斑淚跡，那是斑竹，又名湘妃竹。
竹子老年成材。小的做了毛筆筆桿，大

的成為建築材料。農家用來晾衣、做農具的柄，製各種傢具，也可劈篾編織各種日常用品。
竹雕，是工藝品。我見過用竹根雕鑿的各種塑像，如老壽星、少數民族的美女。還有用整棵竹根雕鑿的孔雀開屏，比真孔雀還高大美麗。我曾站在竹根雕鑿的孔雀屏前唱過歌，朋友們為我與竹孔雀合了影。
竹葉清心祛毒，亦茶亦藥；竹芯的藥效更佳。
竹，從幼到老，從上到下，沒有一處是廢物。
寫篇竹頌，把「草王」的好處記在心裡。像竹子一樣，做一個虛心挺拔有氣節的人，做一個生命的每個時段都有益於世間的人。
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竹，從幼到老，從上到下，沒有一處是廢物。 網上圖片